



不必等春天到来

◆ (美国) 鲍勃·普科斯 尹玉生(编译)

我郁郁不欢地躺在雪地上，闭上眼睛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远处不时传来的孩子们的嬉笑声使我感受到些许的温暖。每个冬天，我们这里都是雪的世界，雪，是生活在这里的老老少少们的最爱。

“快来玩啊！爬上山坡，再滑下来，好玩极了！难道你不想创造明天的记忆吗？”这是一个男孩在喊叫他的伙伴，这声音、话语那么耳熟，没错，我的两个儿子和女儿都曾在这里这样呼喊过，开心过，但现在他们在距离我千里之外的得克萨斯州。

我再次闭上了我的眼睛，孩子们的嬉闹声、叫喊声、滑雪声不时传来，恍惚间我以为是我的孩子们在那里嬉耍。然而，这样的情景，只能存在于记忆当中。半年前，我妻子再也无法忍受我们两人之间无休止的争吵和我的固执本性，毅然带着孩子回到了她在得州的家中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对妻子和孩子们的思念常常令我夜不能寐，持续的反思让我认识到，我的任性和固执，的确严重地伤害了我的妻子，但从不服输的性格和男人的面子使我无法低下头来向妻子认错，但我的内心似乎已经有了决定，待春暖花开，积雪融化之后，我就到德州去把他们接回来。

天色渐渐黑了下來，月亮已经爬上了天空，嬉戏的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，我还不走，因为，即使回到家中，也是我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一阵“咯吱”“咯吱”的脚步声传来，而且越来越远，有人向我走来了。“先生，你没事吧？”

我坐起身来，皎洁的月光在积雪的反射下，使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轮廓，“是的，我没事，我只是躺在雪地上小憩一下。”

“你的孩子没跟你在一起，对吗？”他问道。“是的，在这里留下的全都是曾经的回忆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孩子们没和我在一起？”我有点好奇地问道。

“很简单，不是那样的话，你怎么会一个人躺在这里呢？”

这时，他已经走到我的身边，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，这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老人。“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我问他道。

“下午，我孙子在这里滑雪，弄丢了一对耳环。这小家伙总喜欢偷偷拿出他奶奶的耳环，穿上绳子，套在脖子上，我都告诉他一百遍了，不让他拿耳环玩，你瞧，他终于给弄丢了。”

“很值钱的一对耳环，对吗？”

“倒不值几个钱。只是它是我结婚时送给我妻子的，你知道，它的价值在纪念意义上。”

“我明白。由此看来，你们是恩爱了一辈子的夫妻了。不过，耳环毕竟是个小物件，它藏在积雪里，别说是月光下，即使在阳光下，也不容易发现。相信我，这哪里人迹罕至，除了偶尔在这里玩耍的孩子，很少有人到这里来。我建议你先等春天到来，积雪融化了，耳环就会醒目地躺在地上，不想找到都难呢？”

“等到春天到来？我连一刻钟都不愿意多等！”老人说着，又开始了他的寻找。我被老人对妻子的深情所感动，也帮他寻找起来。

我凭着对孩子们嬉笑声的回忆，努力判断着孩子们玩耍的地方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我在雪地里发现了一个闪闪亮光的小东西，“没错，就是它了！”

当我将耳环交到老人手里，他喜悦的表情在月光下显得是那样的生动，在真诚地对我表达了谢意之后，老人又说了一句令我回味无穷的话语：“你看，根本不用等到春天的到来，我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春天！”

晚上，躺在床上，我一遍遍地念叨着老人的话语，是啊，我何苦一定要在郁郁不乐中苦苦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，为什么不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春天呢？我当晚就做出决定：“明天就到得克萨斯州去！”



伟大的清洁工

◆ 鲍勃·博克 朱思(编译)

有一段时间，我受雇于市政府，作为一名调查员，挨家挨户地走访居民的就业情况。本来这份活计还是比较轻松的，但是，现在是八月份，天气炎热异常，我还要穿着西服打着领带。之前，我还没遇到过这么糟糕的情况。

“你好，我叫鲍勃·博克，我正在这附近进行一些调查。”

“我不感兴趣，再见！”

这种回答，你想象不出我已经听到过多少次了，我急忙解释说我不是推销员，只是在社区调查走访而已。门里的女人迟疑了一会，抬起头，耸了耸肩，说道：“好吧，进来吧。别介意，孩子们把家里弄得很乱。”

这是一户贫民家庭，能看出户主收入不高，但屋子是温馨而又舒适的。“我只需要询问几个关于您和您的家庭情况的问题，但我不需要问您的名字。这些资讯只是用于政府数据分析。”

她笑了笑，打断我：“你要来杯水吗？看起来你今天不太好过啊。”

“啊，谢谢。”我急切地回答。天太热了，我确实有些渴了。就在她转身去拿水的时候，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那是她的丈夫。“乔，这个男人是个调查员。”我站起

来，礼貌地向他致意。叫乔的男人又高又瘦。他的面部皮肤很粗糙，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十几岁。他的手如皮革一般，说明他从事蓝领工作。很明显，夫妻两人感情很好，她冲他一笑，轻轻地吻了他的脸颊。他拥抱了她，然后在我对面坐了下来。他们或许没有多少物质财富，却比我认识的很多人富足、幸福。两人彼此之间的爱意，能够消弭生活中种种不如意。

“乔为镇政府工作。”她说道。“他是个清洁工，但我为他骄傲。”她抢着说。

“亲爱的，人家可不是来打听这些的。”乔笑着说道。

“哦不，您请讲。”我说道。

“你瞧，鲍勃，乔是镇上最好的清洁工。他开卡车收垃圾时，比別人装得都要多。但绝不会漏出来。”她很自豪地说道，“装得多可以少跑几趟，这样就给镇子上省了钱。他们是按时付费的，还省了油费。”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微微点着头，寻找正确的措辞：“难以置信。大多数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会抱怨。它确实不好做，但您的态度让人敬佩。”我说。

妻子站起身走向沙发旁的一个橱

柜，回来时她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相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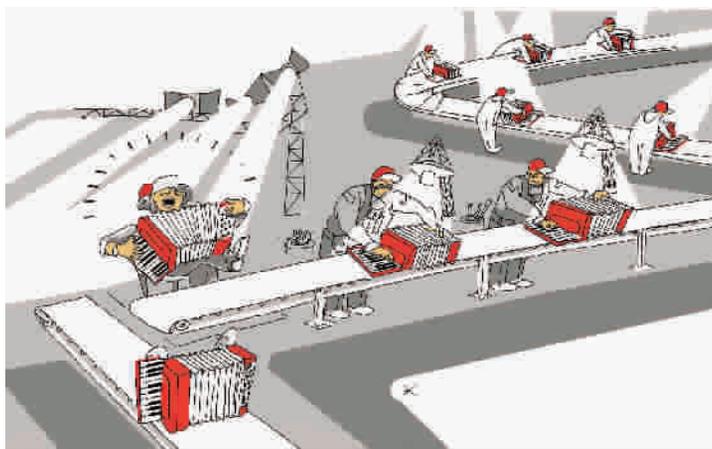
“当我们生下第三个孩子时，乔失业了。我们有那么一段时间没工作，要靠救济金过活。有一天，他收到一个通知，说这个社区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。他回来时有些沮丧。他对我说，这份工作辛苦不说，收入也不算高。”她顿了一下，看着乔说道：“但是我一直以为他骄傲。我始终认为，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体现在他的工作类型，而是工作态度上。”

“我们要为这个镇子工作，所以就搬家搬了过来，租了这里。”乔说道。

“我们搬过来时，这段格言贴在门正对着的墙上。这鼓舞了我们，鲍勃。”她说着，把相框递给了我。上面写道：“如果有人是一名清洁工，他就应当像米开朗基罗作画、贝多芬作曲或者莎士比亚写诗那样去清扫街道。他应当尽其所能，以至于所有人都会停下来赞叹：‘这里有一位伟大的清洁工，他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得如此完美。’——马丁·路德·金。”

“我爱他，这个人，无论做什么，都尽力做到最好。我爱我的清洁工。”她说道。

走出门，我抬头看看天空中的太阳，突然感觉它不那么热了。我的朋友，你今天过得如何？是否做到了最好？



一时兴起

(俄罗斯 卡卡诺夫)



摩洛哥皮钱包

◆ 王岩(编译)

律师帮一位富翁朋友打赢了官司，在享受完丰盛大餐后，朋友取出一个精致的摩洛哥皮质钱包递给他。律师有点吃惊，随即大声抗议道：“先生，说好了的是500美元报酬，这个钱包可不值这么多。”朋友打开钱包，只见里边是满满一沓子钞票，朋友从中数了5张100美元钞票，微笑着递给律师手里。

莫尔多贝罗

◆ (美国) 帕特丽夏·柯林芝 邓笛(编译)

安格尔夫妇从珠宝店出来，过马路时，安格尔先生拉了妻子一下，因为一辆汽车差点撞到她。“我还在想刚才的事呢。”安格尔夫人晃了晃手中刚买的宝石，“我本想对店主说我喜欢这块宝石，可我却错说成了我喜欢他，不知他会怎么想？”

对安格尔先生来说，珠宝店的店主怎么想无关紧要，他只是希望妻子不要出洋相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说意大利语，虽然他们从美国来到意大利旅游，她的意大利语确实起了作用，但那只是在偏远的地区，现在这儿是罗马，人人都会说英语，至少能听得懂英语。

到了宾馆，他们先在门前的椅子上坐下，放松一下疲惫的身子。安格尔夫人看到了身边不远花坛里的花儿，那些花儿在落日的映照下变幻着色彩。“贝罗，莫尔多贝罗！”她用意大利语说，相当于英语的“Nice, very nice”(意思是说花儿非常漂亮)。歇了一会儿，他们上电梯回房间。安格尔夫人对电梯的服务员说：“赛迪莫皮安诺派法伍。”服务员听懂了，用英语重复了一遍：“上7楼，是吗？”

进了房间，安格尔先生问妻子：“晚饭你是想在宾馆吃还是外出吃？”

“随便。”他的妻子答道。

“你愿意再去那个有喷泉和有意大利饺子的地方吗？”

“意大利有喷泉和意大利饺子的地方

多着呢。”她说，“你不说意大利语，你连想去的地方都表达不清楚，没人懂你的意思。”

“行了，你知道的。”他说，“你到去不去？”

“你不能因为我错误地表达了一次，就讨厌我说意大利语，好像我用意大利语说的每句话都是错的。”安格尔夫人说，这时电话铃响了，她拿起话筒：“普容图(你好)。”对方听她说意大利语，就用意大利语回应她，但通话最后还是以英语进行并以英语结束。

“你看，你说意大利语让人家误认为你真能用意大利语交流呢。”安格尔先生说。

“我真的以为他们知道我只会说几句常用语的。”安格尔太太说，“可我做没什么不好呀，当我用意大利语跟当地的孩子交谈时，他们的父母会为他们感到自豪，即使我表达有误，他们也能明白我的友好，并且也会对我友好。”

“可讲英语就不能表达友好吗？”安格尔先生反驳道。

他们上了电梯。电梯服务员问候他们：“晚上好！”安格尔太太不说话，只是笑着点点头。上了出租车，她不像以前一样用意大利语告诉司机去哪儿，而是让她的丈夫去说。到了吃饭的地方，她还是笑着看着侍者不语，直到丈夫把菜

单推到她的面前，她才说：“我只要一份焗盘芦笋，当然，先上一份意大利饺。”侍者用意大利语跟她说话，她只是笑而不语。

“她这是怎么了？难道是心情不好？”安格尔先生心中纳闷，开始与妻子讲话，试探她的心情。“这个地方真不错，我们的罗马之旅非常值得。”

“是的，是不错。”

安格尔先生感觉到了问题所在，因为妻子说话当中没有穿插意大利语单词，这就让她变得不同了，就像晚上灭了灯，你还看到房间里的东西，但一切都模糊不清了。

他看着窗外，在这温暖的夜晚中，大街上传来各种愉悦的说话声，有孩子的，也有父母的，但他都听不懂。忽然，他明白了妻子为什么要说当地语言。她这是要尽量融入这个城市，与这里的人心灵靠得更近一点。而她现在只是一个旁观者，一个说英语的美国人。可这里是罗马呀。此刻，他心中有一个响亮的声音要说出来，于是他脱口而出：“贝罗，莫尔多贝罗！”他的妻子惊讶地盯着他看，只见他边用意大利语说着，边跟侍者结账。

来到大街上，他们看到了一个抱小孩的母亲。安格尔夫人冲着孩子喊道：“贝罗，莫尔多贝罗！”那个母亲高兴地把孩子举了起来。安格尔夫人挥挥手，喊：“普容图！”

安格尔先生看到了妻子眼眸中闪烁的快乐，他也有了一种冲动。“普容图！”他对着孩子喊道，这时他感觉他的手臂被妻子搂住了。